



▲再次相聚一堂可有期(2007.4.15 校慶—五十歲的同學會—攝於博愛校區)

一些值得追憶的往事…

交大計工六九級生活點滴回憶

文·圖 計工69級

緣起：

畢業 的同學大多數是生於民國四十七年，依虛歲算，今年滿五十歲。年初有同學建議辦個同學會，一起慶生。結果反應熱烈，已定下了同窗再度共聚之期。同時，幾度郵件往返，勾起許多人沉封的往事。謹在還沒人得老人癡呆症之前，把大學四年點點滴滴的回憶記錄下來。

交大是一個甚麼樣的環境？當然，看法因人而異。若從比較的觀點來看，我是較有資格評論的（臉紅）。何以見得？大學畢業後，到台大唸了兩年研究所，當兵在軍校教了一年半的書；退伍後，又到美國讀了四年，歷經四個不同環境。交大環境最大的兩個優點是「小」和「住校」（其他師資，設備也不在話下，但不是此處重點）。因為每個系只招四十五位同學，小小的，同班同學都認識。講認識，不只是停留在像大學校祇記得同學姓名和臉孔的階段，舉凡家庭背景，生活習慣，彼此都很熟悉。住校，更是拉近了彼此的距離。每天吃喝拉雜睡，大家都在一起，還有比這更親的嗎？除了配偶和父母外，知道我們底細最多的，大概是大學同學。

大城市裡的大學校，一大半同學住家裡，上下學靠通車，須趕時間，還有一些在外租房，下了課各奔去處。大家見面集中在上課的時間，下課後的互動少，因此熟悉的同學只一小撮一小撮。就因為交大系小和都住校，四年下來培養了一段很不一樣的革命情感。

以下諸多回憶與感言，來自數位同學的參與。所加註解，或比較今昔，或以自嘲，或借古諷今，或搏君一笑，均出於善意。若有些點無法體會，代表您與國內政壇和社會脫節過久，多關心母校和臺灣吧。莞爾之餘，難免眼睛也會出汗。

回憶：

◎ 大一新鮮事

大一的班代為何當上第一屆班代？只因他座號（或學號，或新生訓練排隊）排第一而概括承受此一職位。若在今天，恐怕要先喝交杯酒再經過協調，才能「喬」定。大概當得頗有



▲ 左圖：陳稔老師與黃種智學長(2007.4.15 同學會) / 右圖：陳稔老師與計科六九級合影(1980.6)



▲哈哈！我不寫看誰猜得出來這認真的教授是誰？

心得，第二年他就轉到管科系，繼續他的管理生涯。

這和因「你等會」而當上副總統有異曲同工之妙。

大一的新生訓練在舊校區圖書館的小禮堂舉行。這一屆九個系一共才十四位（或十八位？）女生，全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從進學校第一天開始，就要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個性外向的還好，內向的需一段時間適應。

後交大成立文組的系，女生的數量可增加到多少？

記得大一開學不久，全班一起去青草湖夜遊嗎？晚上十二點出發，早上五、六點回來，吃完早餐再上床睡覺。若在飆車族盛行的今天，恐怕要三思而後行了，小心被砍。

大一剛開學不久，為了愛護班上的二寶，有人提議以寢室為單位，輪流陪大小寶在學校餐廳吃飯。這群初離高中和尚學校又剛從成功嶺回來的小伙子們，不僅不善言詞且其貌不揚，不為二寶所喜，難怪一年後，小寶出走，轉到他系去也。還好陪了一輪即停止，否則大寶亦不保。

我們那位海軍背景的系主任兼導師，對翹課，遲到，穿涼鞋，衣容不整者，深惡痛絕。精神訓話，不絕如縷，不厭其煩。也造成計科系有史以來最高記錄，大一結束後休學轉系一大票，升大二時，人數不增反減。

可嘆未等綠色執政，即有多人出走（超過四分之一），不知呂副總統是否向我們教授學得此「出走」論

不滿意環境，想走人？請便！

諷刺的是，轉走或重考者，後來有一大半還是吃電腦這行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大一上學期物理課和應數系合上，有位應數系同學在第一堂課前到教室的路上，碰到一位清秀的女生，不免上前搭訕，留點印象，以便他日想更進一步時，有點線索。沒想到上課幾分鐘後，走上講台的老師居然是同一位女生。這位同學不知心裡是何滋味。

我若是這位老師，一定給這傢伙高分。還有什麼能比讓自己回到昔日少女，受人青睞的感覺更美妙的？

這位老師的先生可是我們系上的教授呢。

晚上十一點熄燈，有位同學早睡，且又怕吵，走廊上的喧嘩實在受不了，終於忍無可忍，跳下床來，衝出寢室，大吼幾聲。第一次被嚇到，還以為是雷公駕到。

這位同學後來發現有高血壓症狀，當年吼叫乃不得已也。

竹林四友（四位竹中校友），共居一室，不僅臥虎藏龍，外帶拱豬抓羊（四位室友剛好名中有一字與龍虎豬羊同音），熱鬧非凡。李安的電影，片名臥虎藏龍，還有片中竹林裡飄逸一戰那幕，我等二十幾年前，早已上映，無甚稀奇。



▲1979年元旦瑞里／草嶺縱走，途中某火車站。唯一的女同學為計工70級學妹楊敏慧。

大一下，還好一位同學第一堂課蹺課，即時發現一位欲尋短見之同學，挽救生靈於剎那。誰說蹺課無其正面之意義？

報告李教授，蹺課有輕於鴻毛，亦有重於泰山。

大一結束，數人在三二被退學邊緣，加上國文課大家蹺課太多，董老師準備殺雞警猴而開鏢，幸好幾位同學結伴一起求情，終於過關。

大丈夫能屈能伸，該低頭就低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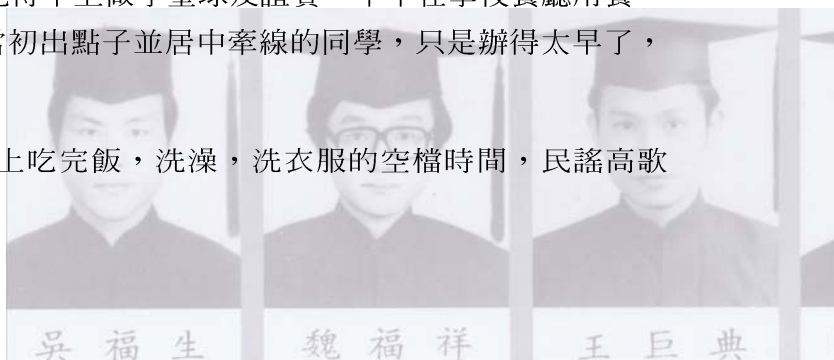
比起今天選舉，候選人為選票而下跪還不一定當選，我們的投資報酬率還是好的。

有位同學為教徒。大一時參加教會聚會，會中關懷了一位安靜的女孩。豈知這位女孩唸書時感情受到挫折，精神遭打擊而出了問題，休學在家，且需服藥以控制病情，對我們同學的關懷會錯了意。從此經常出現於我們宿舍，甚至得勞動教官通知其家長將其帶回。

還記得早上醒來，突然發現寢室中坐著一位女生時的那份驚訝嗎？

大一下和輔大德文系辦寢室連誼，只記得早上做了壘球友誼賽，中午在學校餐廳用餐，下午分組活動，事後似乎再無下文。感謝當初出點子並居中牽線的同學，只是辦得太早了，若到三大四再辦，一定效果顯著。

班上同學有音樂細胞者大有人在，晚上吃完飯，洗澡，洗衣服的空檔時間，民謠高歌



吳福生

魏福祥

王巨典



▲上課服裝儀容看起來頗為整齊清潔貌，1978年交大博愛校區教學大樓前。

聲，古典吉他聲，梆笛聲，南胡聲，聲聲入耳。當然對需要清靜才能讀書的同學很不好意思，只能躲到圖書館避難了。

誰是班上的舞王？該王大學時，每週必返北，週末必參加舞會。還聽說有一次，不良份子未受邀請卻想入舞會跳，被拒絕後持刀追殺參加者的記錄，舞王腿勁足，跑得快，才未掛彩。

那時不流行國標舞比賽，否則，我們的舞王一定名滿天下，甚至可上綜藝大哥大。

誰是班上的歌王？給大家一點提示，該王最擅長的是陳秋霞的歌，最拿手的兩首曲子是〈偶然〉（徐志摩詞）和〈Kiss me good bye〉。在他洗澡時，洗衣服時，和從浴室走向寢室的路上，最容易聽到他引頸高歌的歌聲。

一位同學的弟弟小我們一屆，在應數系，長得和老哥超像，站在一起像雙胞胎。有一次，老弟到寢室找老哥，老哥不在，其他同學把他當成老哥，聊了半天，卻發現這傢伙毫無反應，最後才知上當。

◎放風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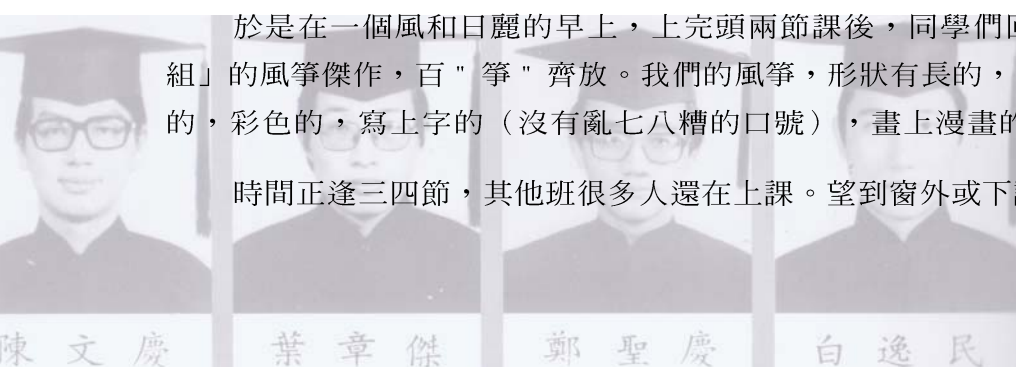
大家還記得博愛校區四舍和K館（圖書館）之間那塊大草地上，我們班做過什麼嗎？

那是源自大三那年，班上辦了一次金山的烤肉活動，其中有位同學想到可在金山海邊放風箏，並且各組必須自己當場做，當天活動頗為盡興。結果，在金山活動中心放的還不夠，回到校區後剩有材料，建議不妨全班在校園內

再放一次（因為金山那次活動有些同學未參加）。

於是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上完頭兩節課後，同學們回寢室拿出各「室」或「校外組」的風箏傑作，百「箏」齊放。我們的風箏，形狀有長的，圓的，和橢圓的，圖案有黑白的，彩色的，寫上字的（沒有亂七八糟的口號），畫上漫畫的，繽紛多姿。

時間正逢三四節，其他班很多人還在上課。望到窗外或下課休息走過校園，竟然發現有



人在放風箏，好不羨慕我們。

新竹的風，交大還是第一次有人想出放風箏的校內活動。當時反應最快的是四舍的胖教官，以為又有誰在做啥壞事？出來一看，就說：「耶…（有意思喔！）」所以，我們班的怪點子還真多。

最後還看見有一風箏，在接近地面約1米高那兒上上下下，跌跌撞撞的，技術真差。記不得是哪間寢室的了？好像是306的…（該寢室的室友不要找我算帳）。



▲ 出遊一月潭教師會館

◎ 大三迎新記

我們大三時，班上負責系裡新生迎新。迎新晚會當天榮幸的請到〈風告訴我〉原唱者（曾獲得國內民歌比賽第一名），蒞臨晚會高歌了幾首曲子。當她那清亮甜美的歌聲在餐廳揚起，頓時，學弟學妹感到很幸福。別系要辦迎新的，都好奇我們怎麼請得到如此大牌的歌手？

大家知道答案吧！不知者該打。

◎ 系總幹事選舉

大三系總幹事選舉，輪到我們這一屆，班上兩組人馬出來競選，選情之激烈，令人嘆為觀止。最後順利選出，而且毫無族群對立，南北對峙的後遺症。

誰曉得那時的競選政見和諾言，後來有沒有全部兌現？

今天的藍綠應該向我們學習，至少我們的當選者不靠兩顆子彈或散佈走路工消息當選。有沒有買票就不記得了。





▲接力賽冠軍—本班有不少運動健將

◎慈愛杯足球賽

用幾乎班隊的陣容去踢這個杯，是我們班又一創舉，記得海運系那個超強的學弟，被田雞和小弟守死的那一場嗎？以及賽後的反應嗎？

後來，第二名後，刺激另一系大四某班也要踢班隊，也天天練的很勤，結果該系分列兩隊（他們學弟也沒辦法），真是有點東施效顰。

那是一場令人懷念的賽

事，因為，從頭到尾是硬仗一場。

◎學弟插花學長舞會記趣（一位常跳級參加班上臺北舞會學弟的回憶）

學弟在大家那時候的印象是甚麼我從來就不敢問，你們內心肯定是這麼說著：「這臭小子到底有沒有大小啊？咱們的舞會不管躲在甚麼亂七八糟的鬼地方，他總是會出現！尤其是我們邀同屆的，他也來湊熱鬧，難不成想當高射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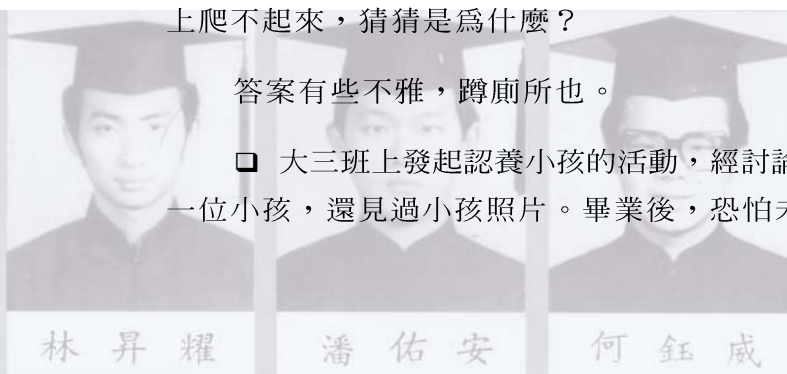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大安分局集合，…。（編按：詳情請參考 P77 “三塊”學長的〈50 歲的同學會〉。）

◎雜記雜憶

□ 班上有位同學經常第一節課遲到，大家上課上到一半，他才姍姍來遲。原因卻不是早上爬不起來，猜猜是為什麼？

答案有些不雅，蹲廁所也。

□ 大三班上發起認養小孩的活動，經討論後，以班費支出，由大寶到彰化家扶中心認養一位小孩，還見過小孩照片。畢業後，恐怕未再繼續。



該小孩今天已長大成人，當年的大哥哥大姊姊，現在已是年到半百，頭髮半白了。

□ 時報周刊於大三那年創刊，每期必有清涼模特兒照片數頁。感謝一位同學建議以班費購買，大家輪流傳閱，讓我們除了面對枯燥的電腦螢幕外，眼睛前還有出現曲線的機會。

我們的世界從此由黑白（螢幕）走向彩色（週刊）。

還記得是那位同學建議的嗎？他真是功德無量。

□ 我們的班服——夾克，是什麼顏色？上面還有一個很大的烏龍錯誤？答案是黃色，上面該繡 69 級，因我們是六九年畢業，上面卻繡了 65。我等一下子提高了四級的功力。

選了一個最短命政黨的顏色，難怪班上沒有同學日後從政。不像一位管科的學長，選對了顏色，日後當上了金控主委。

□ 大三時在宿舍辦了寢室杯象棋賽，一時之間個個埋首研究，開賽後捉對廝殺，雙炮將，馬後炮，將抽車聲，不絕於耳。現已忘了最後奪冠者是誰，獎品又是什麼了。

離開大學後，有碰過象棋者舉手。

除了象棋外，還有那些事畢業後再也沒有做過？考試時東張西望？熬夜看武俠小說？在足球場上馳騁？拼酒時划拳（螃蟹一呀爪八個，兩頭尖尖這麼大個）？

□ 班上大一最年長的同學是前一年休學，我們這一年再回來唸。這老兄挺瀟灑的，翹課一大堆，成績在二一和三二邊緣。他的寢室裡，香煙遼繞，武俠小說橫陳，茶壺茶杯狼藉，大有張痞人物，談論古今的風範。可惜本科混不下去，大二下終被三二。他也發揮潛能，重新參加大學聯考，考上牙醫系。

不知他最後有無畢業，拿到牙醫執照？有誰讓他拔過牙齒的嗎？



▲ 計科系於金山活動中心舉辦迎新露營





▲大三暑假的畢業旅行，記得是在大禹嶺有個大家常停歇腳的地方。（其實，我們班上是和輔大德文一起去的。）

□ 大三下青年節春假期間，班上辦了北勢溪縱走的活動。三天兩夜，由深坑出發，沿北勢溪上游往東，再從宜蘭頭城出來。

第一天天氣尚可，晚上搭帳篷於溪邊，晚餐豐富，餐後聊天談心，不亦快哉。第二天天氣就差了，下起了傾盆大雨。記得午餐是由多人撐傘擋雨，生火下

麵條，勉強充饑。晚上來到山中一小學，只有一教室，卻有四個不同梯隊一起擠。晚飯還是借校長家的廚房煮的。睡覺時因空間不夠，半坐半躺的睡，還好第三天下山，路好走，較不需體力。

今天到處是民宿，住有套房，吃有套餐，當年的經驗再無可能重新體驗。

□ 畢業旅行提早一年在大四開學前成行，三十多男女，環寶島半周，歷一星期而返。旅行中製造了不少的機會，還記得每個人的「守護天使」嗎？

這一趟旅行到底促成了幾對終生伴侶？是一對，兩對，還是三對？自己招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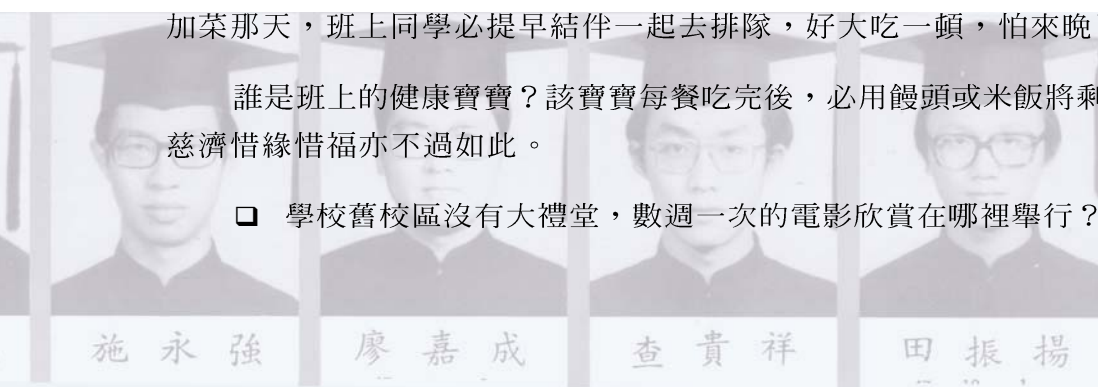
□ 我們系也經過正名的程序。大一時是計算機科學系，大四時改為計算機工程系，卻又屬於理學院，因為交大原只有工學院，擴充為大學時，理學院的系又不夠，拿我們系充數。我們是名符其實的「理工」人，畢業拿的是理學院工學士的學位。

十數年後系名又改為資訊工程系，此次正名是否有政治因素？

□ 學校伙食由各班推派伙委主持，辦得很好。少者五六週，多者每個月加菜一次。每次加菜那天，班上同學必提早結伴一起去排隊，好大吃一頓，怕來晚了吃不到。

誰是班上的健康寶寶？該寶寶每餐吃完後，必用饅頭或米飯將剩餘菜汁解決乾淨。今日慈濟惜緣惜福亦不過如此。

□ 學校舊校區沒有大禮堂，數週一次的電影欣賞在哪裡舉行？跟隔壁商職借體育館為



之。體育館地是平的，臨時座位沒有斜度，看時要舉著脖子，穿過前面人頭，自己找銀幕。

和清華那時的校園硬體比較，交大的校園真是寒酸。

從前門一眼可望穿到後門的校園，卻孕育出許多科技界的菁英。難怪那時有人打趣說，清華是華而不實，交大是實而不華。

舊校區的後門臨學府路，顧名思義，有很多學校，包括兩個國中，一個高中，一個高職，和交大。一位同學從東園國小（在博愛街），培英國中，新竹中學，交大計科，研究所，到博士班，一路讀來，超過半輩子。這種在方圓兩公里內涵蓋小學到博士的文教區，不僅全臺灣，全中國，甚至全世界都是少有的。

在講本土，愛臺灣的今天應於表揚。

有沒有同學的下一代也循同樣足跡成長的？

□ 提往事不可不提梅竹賽。大三下那次梅竹賽，足球在交大操場舉行，中場休息時，一位交大女生持校旗繞場一周，跑到對面清華場地時，旗竿被對方啦啦隊以木棒撞斷，數位交大啦啦隊同學衝上前去以護旗並解救該女同學，引起一場混仗，打了一場群架。事後又發生了幾次零星星的衝突。聽說後來啦啦隊同學到對方學校必結伴而行，怕落單遭暗算，甚至還帶有「傢俬」，以便被攻擊時自保。

教育部軍訓處當時還特別調查此案，怕受有心人煽動。小孩吵架，大人煽甚麼火？

其後一兩屆梅竹賽球賽不敢在校園舉行，移師新竹體育場和市內球場舉行（我們已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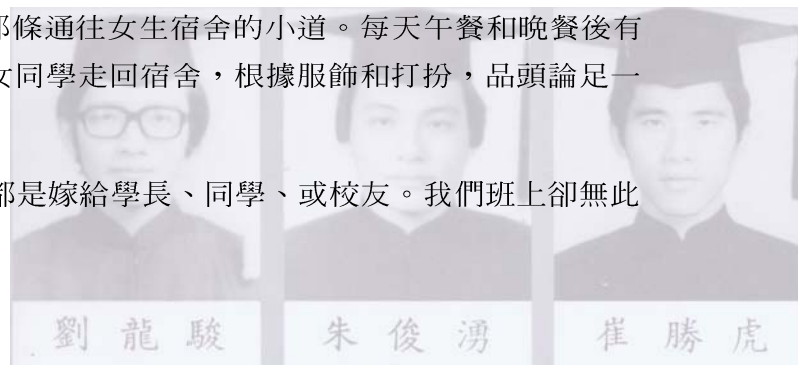
一次排球賽（或籃球賽）開場，有位裁判致詞，他說梅竹賽是一流的啦啦隊（投入的程度），二流的球隊（和有體育系的甲組球隊相比，確實如此），和三流的裁判（自謙）。

□ 大三修線性代數，有次期中考，一位同學作弊，對的也抄，錯的也抄。不幸被抄的和抄人的都得了高分，自然露出馬腳。授課教授原本要放一馬，事情卻傳到系主任那，差一點校規侍候。最後叫到系辦公室教訓懺悔一頓了事。

這位同學眼睛有遠視，戴眼鏡時只能看近的，不戴反而看得遠。把眼鏡摘下正是要作弊最好的障眼法。

□ 大三宿舍在五舍，窗戶面對操場和那條通往女生宿舍的小道。每天午餐和晚餐後有許多同學在窗口「閱兵」，看著用完餐後的女同學走回宿舍，根據服飾和打扮，品頭論足一番。

交大一向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許多女生都是嫁給學長、同學、或校友。我們班上卻無此



記錄，顯然閱兵閱太多了。

□ 一位同學家住中部，家裡開水果行。因家學淵源，他有二絕。第一絕是削水果皮，一個蘋果或一個梨子，用水果刀沿著邊，由上往下，徐徐削來，連成一氣而不斷，整個皮有數尺長。第二絕更有趣，凡是瓜類，如哈密瓜，香瓜，西瓜，吃完了皮先別丟，在手臂上，大小腿上抹一抹，有養顏美容之效。

林志玲家裡也開水果行嗎？

下次同學會碰到這位同學要看看他皮膚，是否還是「白拋拋、幼蜜蜜」。

□ 大三大四時，坊間開始流行電視遊戲機，有直立式，也有與咖啡桌結合的平面式。班上出了幾位高手，那時最熱門的遊戲，如小蜜蜂，小精靈，火鳳凰，坦克大戰，外星人攻擊戰等，對他們而言是輕而易舉。有時星期天晚上從台北返校，下了車先到店裡破個記錄再走，真爽啊。

有個同學不用當兵，畢業後就到美國讀書。學校旁邊的店剛好也擺了幾部電視遊戲機，一時技癢，玩將起來。因為遊戲很熟，晉了一級又一級，記錄破了再破。頓時驚動武林，轟動萬教，引來眾人圍觀。從此這白人為主的小鎮再也不敢小看台灣來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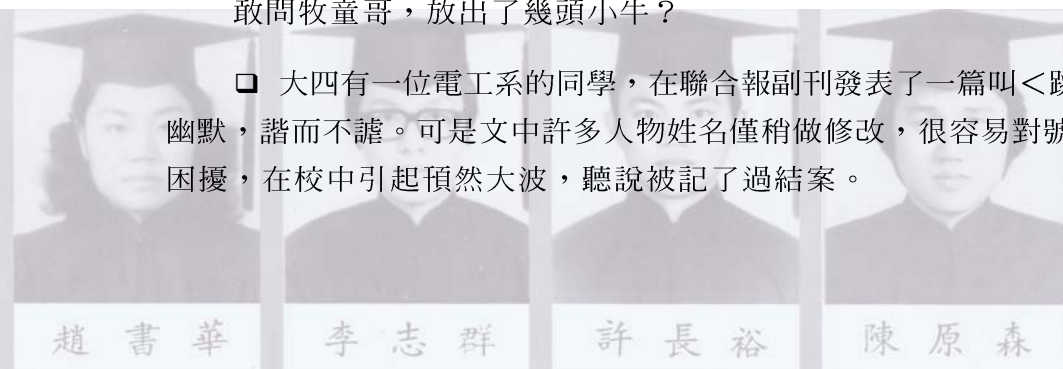
▲ 牧童哥(白逸民學長)結婚照，牧童嫂為知名歌手陳明韶

□ 第一位結婚的同學於大三暑假拔得頭籌。由於不

願張揚，知者甚少。大四開學後，應同學要求於新人家中以茶點招待大家。新郎新娘在大家起鬨聲中，合唱了一首黃梅調，小放牛，可謂絕配。

敢問牧童哥，放出了幾頭小牛？

□ 大四有一位電工系的同學，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了一篇叫〈跳躍的小丑〉的文章。筆調幽默，諧而不謔。可是文中許多人物姓名僅稍做修改，很容易對號入座，對當事者造成許多困擾，在校中引起預然大波，聽說被記了過結案。



趙書華

李志群

許長裕

陳原森



交大也作興文字獄。難得理工學校出個文才，卻被抹殺掉。

還好名導演楊德昌未在大學時就展露頭角。

□ 大四下，即將畢業，離情依依，大寶特邀班上同學到彰化一遊，並於家中設宴招待大家。原來趙伯母廚藝特佳，滿桌豐盛的菜餚，至今仍印像深刻，

回味無窮。

大寶應有遺傳母親手藝。下次同學聚會可改在大寶家，由大寶表現表現。（我路途遙遠，參加機會不大，這可是為國內同學爭取的。）

□ 大四下學期，預官和研究所考完，相繼放榜，幾家歡樂幾家愁。加上課業壓力減少，同學間常假借名目聚餐，痛飲一番。考上預官的請沒考上預官的，考上研究所的請沒考上研究所的，新竹的同學請外地的同學，沒考上的回請考上的，不一而足。

可愛的是，一班才三十八人，喝起啤酒來卻十分驚人。常常一喝二三十打，划拳拼酒，此起彼落，好不熱鬧。

記得一回大寶醉了，步履蹣跚，兩三位同學一起護送她（扛）回女生宿舍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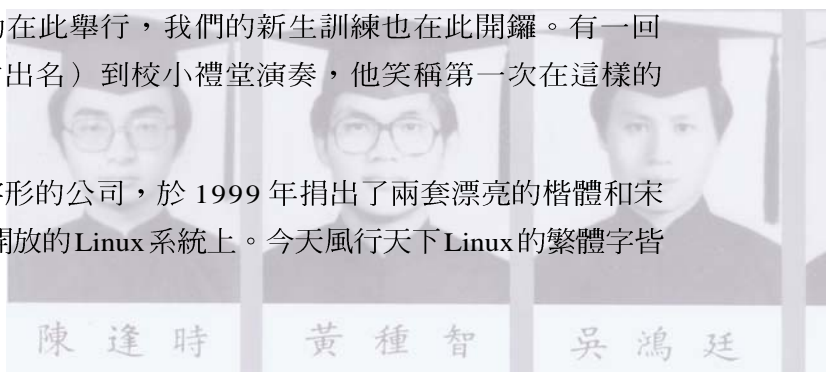
□ 畢業時新校區只蓋了幾棟大樓，尚無禮堂。我們畢業典禮是在那裡舉行的？在克難的新生大樓大廳。

誰是班上第一名，上臺領斐陶斐獎的？

學校欠我們一個公道，至今仍無機會進母校的禮堂。

舊校區的圖書館有一小禮堂，很多活動在此舉行，我們的新生訓練也在此開鑼。有一回蘇昭興（號稱吉他王子，以演奏一曲王昭君出名）到校小禮堂演奏，他笑稱第一次在這樣的「大教室」裡演奏。

□ 一位同學畢業幾年後成立了一家做字形的公司，於 1999 年捐出了兩套漂亮的楷體和宋體字形 (Arphic PLKaitiM, ARPL SungtiL) 到開放的 Linux 系統上。今天風行天下 Linux 的繁體字皆



來自於它。

此點不屬往事回憶範圍，但值得一提。取之於社會，還之於社會，正是交大的傳統。

本文輸入都在 Linux 上進行，得謝謝這位同學公司的捐獻。

比爾蓋茲有一次在電腦展上大事踐伐 Linux，稱其為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扼殺了電腦公司的創意和機會。其實比起剝削人們的資本主義，Linux 比較像社會主義，是走向世界大同必經的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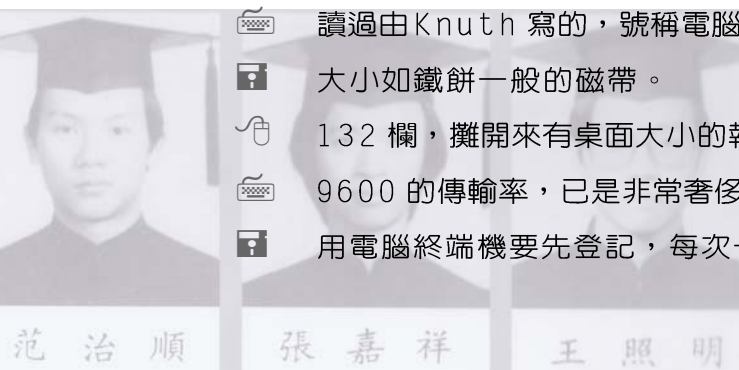
□ 在美國出生的孩子，中文學的半調子，跟她解釋交通大學還挺費事，直接稱為 traffic school，一點就破。在美國開車違規至少要上八小時的 traffic school 課，我們一上四年或者更久，究竟犯了多少規？

此點亦不屬往事範圍，提出來看看其他在美國的同學有否同樣的經驗。

◎ 電腦歷史見證人

我等進電腦系早，雖不敢稱電腦前輩，卻見證了其早期歷史。今天的資訊人有多少人接觸過：

- ❏ 八十欄的打孔卡片
- ☞ 跑程式要到電腦中心，透過窗口交卡片領報表。
- ☞ 寫程式要畫流程圖，外面文具店還賣塑膠的流程圖尺。
- ❏ 看過用過電晶體組成的電腦（DEC10），佔據一整個大房間。
- ☞ Core memory 的 core 長的樣子。
- ☞ 寫過 Fortran，ALGOL，Mix，Pascal，Snobol，COBOL，APL 的程式。
- ❏ 用過 PDP 11 的 RSX 11M 作業系統，每個指令都只由三個英文字母組成。
- ☞ 編輯程式時，一次只能看到一行的 line editor。
- ☞ 八寸大的磁碟機和磁碟（floppy）。
- ❏ 速度 110 的 TTY，用的是整卷像傳真機一樣的紙。
- ☞ 在麵包板上用 74XX 邏輯兜出來的線路。
- ☞ 讀過由 Knuth 寫的，號稱電腦聖經的資料結構教科書。
- ❏ 大小如鐵餅一般的磁帶。
- ☞ 132 欄，攤開來有桌面大小的報表紙。
- ☞ 9600 的傳輸率，已是非常奢侈的夢想。
- ❏ 用電腦終端機要先登記，每次一小時，每週總時數也有限制。



◎記智問答，有些比腦筋急轉彎還難喔。

- Q1：考試前K武俠小說--你會想起誰？
Q2：誰每次上課，最後進教室--你會想起誰？
Q3：唱歌最大聲--你會想起誰？
Q4：誰最會飛？（從一樓飛到地下室）
Q5：我們班上人最少，對人最多的管四，拔河第幾？
Q6：我們班連夜上機，哪個助教睡在機房？
Q7：誰小叮噹畫的好？
Q8：誰的外號最特別？
Q9：我計概第一次只考20，誰最厲害考最高？
Q10：三國，還會下嗎？會的三個，回去時，下一盤。
Q11：學生時代，誰胡過「五暗刻」？
Q12：我們不是航技，拿過哪個運動好多獎項？
Q13：李其昌老師最討厭的東西？
Q14：有沒有人，沒被鍾乾教過，卻可以畢業？如果有是誰？
Q15：在那時，誰9元，可以吃一餐？（我真佩服）
Q16：誰棒球隨便一揮，就是長打？
Q17：< 4:55 >誰唱的最好？
Q18：誰眼睛最好，到現在還沒有戴眼鏡？
Q19：誰曾經學習用左手彈古典吉他？

◎綽號大全

大寶、潘安、大砲、Monkey、老虎、阿里、田雞、阿川（村）、小豬（朱）、阿吉（傑）、狗眼、阿居呀、劉三、杜K、好耶、小毛、ㄅㄅ耶、雜毛、何ㄅㄅ、老喳（查）、施鳥、菜包、小弟。

以下綽號或代號，只能意會，不可言傳，更不可於同學另一半前提起。

小君、阿霞、圖書館、輔大中文系、（還有多位忘記了，請補全。）



感言：

◎想起年少時的輕狂，想起同窗時的點滴，摸摸自己額頭的皺紋，看看鏡前頭上的白髮，想起李白的〈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烹牛宰羊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
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

好一個「同學們，一起來，將進酒，莫遲疑，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

（有一首琵琶曲以〈將進酒〉為名，氣勢磅礴，好曲子也。好詞，好酒，好曲，加好同窗共聚，真一大樂事。）

◎木棉花開又逢春，（新竹的春天又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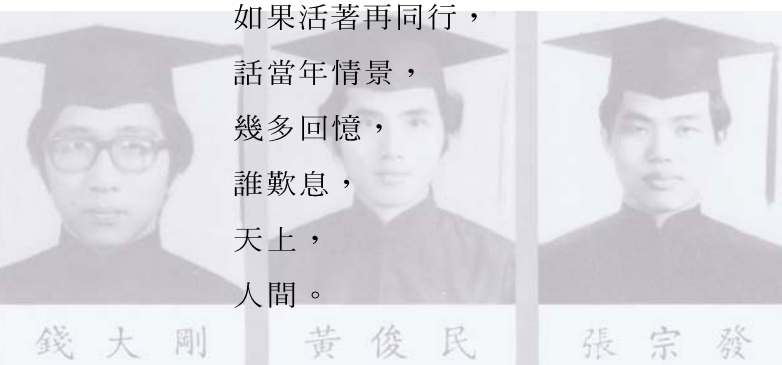
計科六九各自奔。（我們班上的鬼才們，到世界各地發展）

難得聚首年半百，（我們要相逢了）

笑看你我是何人？（頭髮少了，腦筋鈍了，眼睛花了，牙齒鬆了，小腹凸了，背也駝了，走路慢了，不勝了了。）

◎一位小一屆但同「梯」學弟的感言：

學弟自小跟到今，
難得學長同理心。
再過三十年過後，
如果活著再同行，
話當年情景，
幾多回憶，
誰歎息，
天上，
人間。



▲我的生命的轉折始於這活動中心的角落，1978年3月那裏曾有一個大鼓

◎交大，計科，
想當年？想當年，想當年！
昔日人已遠，但留美好思念。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段（同學）情。

◎The Way We Were
Memories,
Like the corners of my mind
Misty water-colored memories
Of the way we were
Scattered pictures,
Of the smiles we left behind
Smiles we gave to one another
For the way we were
Can it be that it was all so simple then?
Or has time re-written every line?
If we had the chance to do it all again
Tell me, would we, could we?
Memories, may be beautiful and yet
Whats too painful to remember
We simply choose to forget
So its the laughter
We will remember
Whenever we remember...
The way we were...
The way we were...

（Barbra Streisand 唱過的歌，本班第一位放洋者，也是第一位兩岸聯姻者的感言。）

後記：

◎本文若有機會於校友刊物登出，當在同學聚會之後。同學見面後，定憶及更多趣事，別忘了收集，於六十，七十，或八十大壽聚會時補述。

◎文中滿篇成語，外加之乎者也，以教育部杜部長的標準，早已腦袋僵化。我們大學的趣事真是「罄竹難書」啊（國文程度與總統先生並駕齊驅）。友聲



▲李其昌老師與大寶，50歲同學會當天也是李其昌老師八十歲生日，李老師特地撥冗參加



▲大寶妳還是我們的KeyBar，let's go! (2007.4.15—50歲同學會)